

福建地方戏曲叢書



(薌 劇)

錯 婚 配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秀才馮玉林，年方十八歲，因听信媒婆之言，誤娶一年近五十之張七娘為妻。商人馬三才，年已六十，借金錢之力，娶一年方十六之少女柳金花為妻。婚后生活皆非常痛苦。后在酒保王小華相助下，馮玉林與柳金花終結成夫婦。馬三才無奈，只得認張七娘為妻。

人物：馮玉林：秀才，簡稱馮。

馬三才：商人，簡稱馬。

柳金花：馬三才妻，簡稱柳。

張七娘：馮玉林妻，簡稱張。

王小華：酒保，簡稱王。

知 縣：簡稱知。

師 爺：簡稱師。

差役甲、乙。

第一場 上 街

〔馮玉林上。〕

馮：（念）自討含羞事，心怒口難言。

（白）在下，馮玉林。只為科期臨近，心思上京赴考，家務缺人料理，乃托媒求婚，以得一內助；誰知被媒婆拐騙，娶來一妻竟已年近五十。唉！

（唱七字調）

一恨月老二恨媒，

顛倒是非亂胡為，

十八郎君五十妻，

怎能匹配兩相隨。

〔張七娘上。〕

張：（唱雨傘調）

昨夜洞房完新婚，

為何不見美郎君，

〔向屋內看，夾白：哦！〕

原來他在書軒里，

害我為他心煩悶。

（白）想我張七娘，原靠與人做媒為生。因我夫生病身亡，是我見馮秀才年輕貌美，家道富裕，故托劉媒婆做媒，靠劉媒婆一張生花利嘴，騙得馮秀才張燈結彩，與我成親。原想就此伴着年少郎君，快快活活的過日子。不料結婚才一日，郎君見我，竟與仇人一般。這是何故？

（想）唔唔，我不免先上前見禮，郎君若有什言語，我再隨機應變罷了。（整整衣裝，上前）官人萬福！

馮：（拂袖不理）哼！

張：哎喲！（唱基本調）

官人何故又生氣？

夫妻見面似仇人！

馮：（接唱）

你年老來我年輕，

誰愿與你夫妻稱。

張：（接唱）

花轎鑼鼓你親迎，

不稱官人稱何名？

馮：（接唱）

請你取鏡自照臉，

如何配我馮玉林！

張：（接唱）

人說姻緣天安排， 自古一好配一呆。

馮：（接唱）

玉林不嫌你癡呆， 嫌你年老配不來。

張：照你這樣說，要將我當何人？

馮：我也不將你當做何人，十兩銀子，送做盤費，你請回家去吧！

張：叫我回家？

馮：是，請你回家。

張：哎呀！（背唱樟化調）

貪郎才貌做新娘， 拋棄親兒結鴛鴦，
正喜配得如意婿， 誰知今日兩頭空。

（白）這……這叫我如何是好？（旁白）有了，待我騙他一騙。（假哭）啵啵啵……官人呀！

（唱七字調）

我為夫死子不孝， 在家三餐不得飽，
無奈改嫁到你家， 如今只有死路一條。

〔張假意欲撞死，馮見狀大驚。〕

馮：慢！（接唱）

既是回家有困難， 留你守門煮三餐，
收你做為老家嫗， 暫在我家把身安。

張：（暫且應允）好。

馮：既好就算。我今日心頭納悶，意欲上街一游，就命你看守

家門。

張：這——（不放心地）慢！商量一下。

馮：有何商量？

張：我為人至今，尙未曾上過街，求你寬洪大量，帶我上街一游。

馮：這——（无可奈何地）好，你要與我同行，必須離我十步。

張：為什麼要離十步？

馮：以免他人誤會。

張：好，十步就十步，走！

〔二人外出，將門鎖閉。〕

馮：請你離開十步。

張：（退後三步）這樣行嗎？

馮：請再遠一些。

張：（又退三步）這樣可以了嗎？

馮：再遠一些。

張：（又退二步，碰壁）哎呀，再退都沒有地方了。

馮：好，走！（下）

張：哎呀，都不等我一下，我快追呀！（邁開大步，追下）

（馬三才與柳金花一前一後上。）

馬：（唱采茶調）

一邊走來一邊等，

你不快走為何因，

夫妻應該兩相親，

不聲不响象路人。

（停步，白）你為什麼不走近一點？

柳：哼！（唱明月調）

看見你臉我就恨，	誰要与你兩相親，
老牛夢想吃嫩笋，	狗想天鵝空費神。

馬：走快一点，你为什么不跟我接近一些？

柳：我跟你接近大大不利。

馬：有什么不利？

柳：（唱基本調）

你年六十我十六，	一个春來一个秋，
老少相差难將就，	人家看見我害羞。

馬：（不以为然地）唉！（接唱）

姜子牙，六十行初运，
七十扶周，八十完新婚，
我六十，娶妻还算早，
可算得，一个少郎君。

柳：哼，誰听你的鬼話！

馬：好，不听也罢，走！

柳：你先走。

馬：你要跟紧一点。

柳：（不理）曉得。

馬：（摇摇头，下，内叫）來呀，快來呀！

柳：唉！（嘆氣下）

第二場 吃 酒

〔王小華上。〕

王：（念） 人人都知道，我的心腸好，
進來肚子餓，出門个个飽。

（白） 我，王小華。在这十字街頭，开了个小酒鋪，（走出門外，望望天色）看今天天气倒不錯，我把桌椅整理一下，等客做買賣。

（王小華整理桌椅）哈哈！（唱火炭調）

桌椅擦得亮金金， 排好酒壺待客臨。

馬：（上，接唱）

脚酸手軟肚子餓， 等她來不來火燒心。

王：（接唱，轉七字平調）

听見門外有人聲， 忙出店門來相迎。

（白） 老丈請。

馬：（生气地）誰是老丈？誰是老丈？你真是瞎了眼睛！

王：（莫名其妙地）哦，不是老丈，是，是，老伯請。

馬：（大怒）誰是老伯？誰是老伯？你真是瘋了！

王：哦！（一想，更尊称地）老公公請。

馬：誰是老公公？誰是老公公？你怎么不帶眼睛出來？我今年才六十歲，你就叫我老公公，哼！

王：（旁白）我称他老丈、老伯、老公公，他都不高兴。他說：
我今年才六十歲，你就叫我老公公！（想）哦，对啦，他
一定是要人称他年青的。（上前，叫）少年哥！

馬：（高兴地）哈哈！这样才对。

王：对了就好，少年哥請進。

馬：慢，后面还有貨。

王：哦，还有貨，我叫人來搬。

馬：慢，不能搬的。

王：叫人來拿。

馬：也不能拿的。

王：不能搬不能拿，那怎么办？

馬：他自己会走！

王：哦，我曉得了，你是变把戲的，帶着小猴子來，对嗎？

馬：不对不对。

王：不对，那你做什么生意？

馬：我是賣珍珠的商人。

〔柳金花上。〕

王：奇怪，賣珍珠的商人，还帶着什么貨？讓我來看一看。

馬：不能看。他自己会走。

王：他自己会走？不能看？

馬：是。你轉过臉去。我叫她進來。

王：好。（轉过臉，用目偷看）

馬：（向柳叫）進來吧！

〔柳金花无可奈何地入。〕

王：哦，原来是个美姑娘。（馬正欲入，被小華拉住）老伯！

馬：什么老伯，什么老伯，又叫老伯來了！

王：哦！少年哥！

馬：这才对。什么事？

王：剛才進去那姑娘是你何人？

馬：你猜吧！

王：是你孙女？

馬：不对不对。

王：是你女儿？

馬：更加不对，她是我的親人。

王：你的親人？哦，一定是你的妹子。

馬：不是不是，比妹子还要親。

王：还要親？难道是你的老婆！

馬：哈哈，小伙子，你真聪明。

〔馬喜氣洋洋地入，王不滿地搖頭。〕

王：世間事真太不公平呵！

〔馬三才与柳金花坐东桌。〕

馬：酒保，打酒來。

王：是。

〔王取酒，馬与柳对飲。〕

〔馮玉林上。〕

馮。

王：（出）哦，是馮秀才，吃酒嗎？

馮：正是。

王：請進。

〔馮玉林進坐西桌，小華剛欲入，張七娘急上，將小華拉住。〕

張：喂，你有看見一個人嗎？

王：人？我一天看千看萬，不只看一個。

張：不是，我是問我的人。

王：那一個是你的人？

張：剛才有沒有一個年青書生走進來？

王：是不是馮秀才？

張：是，是。

王：你找他做什麼？

張：他是我的人。

王：你的人？是不是你兒子？

張：不是。

王：你孫兒？

張：也不是。

王：你姪兒？

張：不是，是我親親的人。

王：你弟弟？

張：不是，比弟弟還親。

王：難道是你的丈夫？

張：（嬌羞地）是呀，就是我的丈夫。

王：哎呀呀，如今世道，真是天翻地复。馮秀才在內，進去吧。

〔張七娘搖搖擺擺入，看見馮玉林。〕

張：哎呀呀，你怎么不等我？

馮：（不理）酒保，拿酒來。

王：是。（取酒上，排好，下）

〔馮與張不言不語，各自飲酒。〕

（后台合唱探別調）

兩對夫妻真希奇， 一對在東一對西，
對面飲酒不交言， 愁眉苦臉心悲凄。

〔酒至中途，馮玉林與柳金花目光相遇，各自奇異，亟思交談，苦無機會。〕

馮：（心生一計，問張）你吃這酒好不好？

張：好，真好。

馮：既是好，我敬你三大杯。

張：（喜出望外地）哎呀呀，酒多會醉。

馮：不會，醉了也不要緊，我僱轎子送你回去。

張：什麼，醉了你僱轎子送我回去？

馮：是。

張：那好呀！（馮連敬三杯，強灌張，張大醉）

柳：（見狀，亦心生一計，對馮）這樣吃，沒有趣。

馮：要怎樣才有趣？

柳：我來敬你，你來敬我。

馬：那好，我先敬你一杯。

柳：不，我先敬你三杯，你后敬我三杯。

馬：可以，可以。

柳：來。

〔柳敬馬三大杯，將馬灌得大醉。〕

馬：醉了，醉了。（伏桌而臥）

〔馮玉林忙走到東桌，用手勢招柳金花，柳金花搖馬三才不醒，離位。〕

馮：（作揖）小姐請。

柳：（還禮）秀才請。

馮：請問小姐尊姓大名？

柳：我叫柳金花，秀才——

馮：小生馮玉林。請問小姐家住那里，这位老伯是你何人？

柳：唉，一言難盡呵！（唱基本調）

提起此事我心酸，	家住貴州柳家庄，
只因賊兵來侵犯，	我同母親逃出關。
誰知來到揚州市，	母親一病歸陰司，
舉目無親又無戚，	只得賣身葬母尸。
馬三才將我來買去，	誰知他是老不死，
我見他面心就氣，	怎奈無法將身離。
滿腹心事無處訴，	日夜閨房暗悲淒，
一恨窮途無依靠，	二恨孤女遭人欺。

馮：呵，原來如此。唉！（接唱）

天下有此事不平，

令人聞听氣在心，

她我原來同樣病，牙痛偏遇牙痛人。

柳：秀才你——

馮：唉，我与你同病相憐呵！

柳：哦！既是如此，你我何不——（接唱）

你我既是同樣苦，何不逃出此牢籠！

馮：（接唱）

只怕情海起風波，反害小姐受苦衷。

柳：（接唱）

不怕槍來不怕刀，愿隨秀才攜手逃。

馮：（接唱）

小姐心強志又高，不愧絕世女英豪。

柳：馮秀才，我愿与你同生共死，誓不与那老朽共居，不知秀才意下如何？

馮：好！你既有此心，我豈无此意，你我就走！

〔二人攜手正欲走，王小華上。〕

王：咦，你二人在做什么？

馮柳：（驚退，同聲乞求）酒保大哥，你做个好事，讓我們去吧。

王：不行，不行。等下那兩個老人醒來，找我要人，那還了得！

馮：酒保大哥，你看我二人，年紀青青，与那兩個老人，怎能結为夫妻！还望你大哥高抬貴手，搭救我二人才是。

王：这——

柳：是呀，酒保大哥今日做个好事，搭救我倆，我二人永不忘你大恩。

王：（想）好。我放你二人去是可以，兩個老人醒來，將你們追到，如何是好？

馮：這——

柳：不要緊，只要咬定我倆是夫妻，任他們到那里講理，別人也是不相信。

馮：是呀，他們老大年紀，說與我們是夫妻，別人定不相信。

王：他若去告狀呢？

馮：這——

柳：不怕，要告狀他無憑據，賣身字已被我偷在身上。

王：賣身字？

馮：不如用火燒掉，免生后患。

柳：也好。（取賣身字給馮）

馮：（看字）哈哈哈哈……

王柳：（同聲）秀才笑什麼？

馮：此字不用燒，我有一辦法。

王柳：（同聲）秀才有何辦法？

馮：俗語講：將三改五。他姓馬，我姓馮，他名三才我名玉林，馬字加二點就是馮，三字加一直一點就是玉，才字加一筆就是木，木加木就是林，馬三才改為馮玉林，他的賣

身字豈不變成馮玉林娶妻柳金花了？

王柳：（同聲）有理，有理！

柳：如此就請秀才快快改來。

馮：酒保大哥，請取筆硯借我一用。

王：好。（取筆硯上，馮玉林改過賣身字）

馮：（取銀）酒保大哥為我二人成全，這有紋銀五兩，送与大哥吃茶，以表我寸心。

王：我是為你二人抱不平，非為銀錢，銀兩斷斷不能收受。

馮：如此大哥恩重如山，請上受我夫妻一拜。

（与柳金花同拜）

王：（急扶起）好了好了，你二人還是快快逃走，免得他二人醒來諸多不便。

柳馮：多謝酒保大哥。就此告別，請。

王：請。

〔馮、柳急下，王持酒具下。〕

馬張：（同時酒醒，唱新舞調）

好酒吃得人大醉，昏昏沉沉睡方醒。

（二人睜開眼睛，不覺大驚）咦，奇怪！（二人東張西望，對視）

馬：哦，我明白了。（向張）老婆子，一定是你的兒子，拐走了我的妻子。

張：什麼？笑話！告訴你，老头子，一定是你的女兒，拐走了我的夫郎。

馬：呸！你胡說白道。

張：呸！你才胡說白道。

馬：找酒保。

張：酒保酒保！

王：（內應）嚷！（王小華上，被馬、張一人抓住一只手，拉來拉去）

馬：來，我問你。

張：來，我問你。

王：（掙開二人的手）唉，要拉斷我的手了。你們一個拉來，一個拉去，到底為了什麼事？

馬：你不要裝腔作勢，快還我的妻。

張：你快還我的夫。

王：這是怎麼講？

馬：我夫妻在你店中吃酒，如今我妻不見，自然要問你討。

張：是呀，我丈夫也是在你店中不見，你定要交還我的丈夫。

王：哦，我明白了。你們原來都不是好人，在這裡吃完酒，兩個人先走，留兩個假裝討人，想白吃我的酒。（威脅地）老實跟你講，今天要不交出酒錢，我把你們的皮都要剝掉。

張：（見勢不妙）哎呀，快找我的丈夫去呵！（急溜下）

馬：快找我的老婆去呵！（想溜，被王拉住）

王：吃酒不給錢，你還想跑！

馬：怎麼，老婆不見了你還要拿錢？